



不老的繆思

——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

盧瑋變編

I056
951

港台書室 723889

不老的繆思

——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

盧瑋鑾編



90097097

P888857



不老的繆思・盧瑋鑾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528 3671 圖文傳真：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：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896 3687 圖文傳真：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(港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303 1010(13線) 圖文傳真：764 1310

© COSMOS BOOKS LTD. 1993

ISBN 962 257 617 6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三年・香港

序 言

盧瑋鑾

中國現代散文，發展至今，已經七十多年，作品質和量都極可觀。可是，在理論方面，卻一直沒有完整的體系。從最基本的散文定義，到繁複的寫作技巧、流派討論，只見零篇散章，通常多由散文家各就自己的經驗，發而為文論，沒有嚴謹的學理思考。直至80年代，海峽兩岸才有評論家作較具體的研究。例如大陸方面，林非、俞元桂、余樹森、汪文頂、范培松、楊如鵬、趙遐秋等，陸續以蒐集理論資料始，繼而探索及建構散文的理論體系。台灣方面，60年代，季薇雖已獨力完成《散文研究》、《散文點線面》、《散文的藝術》，內容卻以感性談文為主，還未深化到嚴格的理論層面。80年代，鄭明嫻立志建立散文理論體系，先後完成《現代散文縱橫論》、《現代散文構成論》、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，但正如她自己說：“引帶出較理想的理論與批評來”，她的“拋磚的工作實在有必要持續下去。”（《現代散文類型論·序》）

散文，會寫而又寫得好的人很多，可是，一直受到批評家的冷遇。80年代，它開始得到學者的重視，自史料的整理、發展脈絡的釐清、創作方法的詮釋與確立、作家作品的分析定位等等，都紛紛放在研究工作日程中了，希望這好的開始，會全面的發展下去。

近年由於教學需要，每苦較具系統的理论文章，零碎分散，只好剪輯複印，派發給同學參考。大陸學者俞元桂主編

的《中國現代散文理論》一書，香港坊間已不易購得，且該書所收資料，未及當代台灣海外論文。爲了方便讀者，我嘗試編出本書，希望稍作補闕。

在編選過程中，由於篇幅所限，面臨的問題很多。既極力顧及全面，又想反映“史”的發展面貌，這種“貪婪”設想，往往使我費煞思量。最後編出來的結果，仍不完全符合理想。下面的說明，是我編選的設計和用心，一些局限與不足，提出來給讀者在閱讀時加以考慮，並自行斟酌。

1. 本書分爲五輯。每輯選文三至五篇。其中一至三輯，選文按史的發展年限，分中國台灣兩地先後編排。盡量通過選文，反映七十年來，兩地散文不同類型的發展面貌，理論架構。

2. 爲方便讀者對各輯專題，可作較深入探討，及彌補篇幅的局限，嘗試在每輯之後，設一延續閱讀欄目，開出可供深究的書目。深讀淺讀，都由讀者自行決定。

3. 各輯特點：

第一輯——概論式。由五四首十年的總結與反省，到80年代台灣學者對散文寫作技巧、定義、類型的總覽。

中間缺去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反映，是因較難尋得一篇具概論性的選文，只好在延續閱讀部分補充了。

第二輯——命名爲小品文，但包含了一般慣稱的雜文。30年代引發的一場“小品文論爭”，實在環繞在“言志”、“載道”這老問題上討論，當然也跟不同的文藝觀有着分割不開的關係。評論家爭得難分難解，代表着兩派的周氏兄弟，在文類命名上，卻並不嚴格分開。魯迅說的“小品文”，其實就是“雜文”，故有“投槍匕首”之說，周作人晚年仍稱自己的

文章爲“雜文”。

無論稱之爲“雜文”或“小品文”，魯迅風格，歷來被評者譽爲正格。可是，40年代初開始，魯迅式雜文，已在“沒有敵我矛盾”的情況下，給束之高閣。細閱回春及牧惠二文，大概可窺見雜文發展的路途坎坷。

台灣方面，雖有梁實秋、何凡、柏楊、李敖、丹扉等雜文家，可是正式提及雜文理論研究的，卻絕無僅有，難找選文。

第三輯——報告文學（報導文學）這一文類，海峽兩岸發展情況很不同。

大陸自30年代，由“左聯”推動開始，幾十年來，報告文學已漸漸壯大起來，且已擺脫“散文”範疇，自成一獨立體系。進入80年代，改革變化，直接影響了作家的取材方向及寫作態度。理論方面，也展開了大膽討論，可惜還未深化。本輯並未收入這些論文，讀者只好在延續閱讀部分求索。

台灣稱這一文類爲“報導文學”，發展較遲。70年代高信疆在《中國時報》鼓吹成風。由於80年代，時局變化極大，報導文學也出現了不同路向，所選兩文，大概可反映兩種不同聲音。

第四輯——這一輯只能稱爲雜項。

60年代初，大陸散文界曾掀起一場“散文散不散”的討論。一個近似結論的“形散神不散”說法，竟然延續到80年代，仍有人沿用不疑。終於再惹爭議，令評論者及作家都細思考散文的藝術模式。

散文詩，是由散文衍生出來的體裁，它與詩的關係又很密切，與散文形態若即若離，發展了幾十年，作品也不少，但理論仍未建立起來。

閱讀或創作經驗告訴我們，有些作品，很難界定它是小說還是散文。近年來，海峽兩岸不約而同，都有人討論“小說散文化”、“小說散文同質化”的問題，更明白提出了“小說散文界線可以模糊起來”的看法。

在這一輯，所選三篇文章，希望引起讀者關注。

第五輯——以上四輯選文，都是我從衆多論文中選出，徵得部分作者同意而採用的。只有這一輯，卻是我向作者邀約，由他們提供的。

專欄文章，可以說是香港文類的特色。作者讀者數量之多，很難估計。對這類文字的評價，近十年來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就會出現或大或小的爭論，本地作者或評論人，各抒己見，非常熱鬧。最近更引起海峽兩岸的學者加入討論，但這種極具地方色彩的散文，先由本地作者學者來探討，相信意義更深遠。

這輯沒有延續閱讀書目，因為論文散見報刊，未見成集，很難逐一標出。

理論集，特別是文學理論集，讀者羣不大，也就是說銷路不會樂觀，感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並不考慮這個問題，出版這論文集，標誌着香港本地對散文理論的關心。書名採用了余光中先生的文題：不老的繆思，也表示了我對散文發展的一種企盼。

1992年12月1日 完稿

目 錄

序 言	盧瑋鑾	I
第一輯		1
導 言	周作人	2
導 言	郁達夫	19
不老的繆思 ——《提燈者序》	余光中	42
現代散文的分類	鄭明嫻	49
第二輯		61
甚麼是小品文	李素伯	62
小品文的危機	魯 迅	71
論小品文筆調	林語堂	74
小品文的新危機	回 春	78
不幸言中的《小品文的新危機》	牧 惠	81
第三輯		87
關於“報告文學”	茅 盾	88

關於報告文學的一封信·····	夏 衍	92
永恒與博大		
——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·····	高信疆	98
當代社會的立體觀照與理性把握——		
論近年來報告文學的興盛與再超越···	趙代君	118
臺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·····	林耀德	131
第四輯 ·····		153
“形散神不散”質疑·····	松 木	154
散文詩雜感·····	柯 藍	160
小說的散文化·····	汪曾祺	165
第五輯 ·····		173
香港專欄通論·····	黃維樑	174
附錄：面對現實·具體批判		
——回應黃維樑《香港專欄通論》·····	朗 天	180
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·····	阿 濃	183
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說		
——談香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·····	也 斯	192

第一輯

導 言

周作人

新文學的散文可以說是始於文學革命。在清末戊戌前後也曾有過白話運動，但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學的。我在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第五講中這樣說過：

“在這時候曾有一種白話文字出現，如《白話報白話叢書》等，不過和現在的白話文不同，那不是白話文學，而只是因為想要變法，要使一般國民都認識些文字，看看報紙，對國家政治都可明瞭一點，所以認為用白話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。因此，我以為那時候的白話和現在的白話文有兩點不同。

第一，現在的白話文是話怎麼說便怎麼寫，那時候卻是由古文翻白話。有一本《女誠註釋》，是那時候的《白話叢書》（光緒辛丑出版）之一，序文的起頭是這樣：

梅侶做成了《女誠》的註釋，請吳芙做序，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，從古以來，女人有名氣的極多，要算曹大家第一，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，《女誠》是女人最要緊唸的書。……

又後序云：

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《女誠註釋》，歎一口氣說道，唉，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，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。……

這仍然是古文裏的格調，可見那時的白話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後又翻作白話寫出來的。

第二，是態度的不同。現在我們作文的態度是一元的，

就是無論對甚麼人，作甚麼事，無論是著書或隨便的寫一張字條兒，一律都用白話。而以前的態度則是二元的，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，只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。因為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，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，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，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將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所以只好用白話。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，當然還是作古文的。因而我們可以說，在那時候古文是為老爺用的，而白話是為聽差用的。

總之，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，只是戊戌變法的餘波之一，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多大關係的。”（鄧恭三紀錄）

話雖如此，那時對於言文問題也有很高明的意見的，如黃遵憲在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著《日本國誌》，卷三十二《學術志》二記日本文字，末云：

“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，學中國文字為最難，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。然中國自蟲魚雲鳥屢變其體，而後為隸書為草書，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乎。自《凡將》《訓纂》逮夫《廣韻》《集韻》，增益之字積世愈多，則文字出於後人創造者多矣，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見孳生之字為古所未見今所未聞者乎。周秦以下文體屢變，逮夫近世，章疏移檄，告諭批判，明白曉暢，務期達意，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，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，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，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。嗟乎，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，皆能通文字之用，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。”就是《白話叢書》的編者裘廷梁在代序《論白話為維新之本》（戊戌七月）中也有這樣的話：

“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，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，必且務爲有用之學，何至聞沒如斯矣。吾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，抑以困天下之人乎？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爲我用乎，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，以人爲文字之奴隸乎？且夫文字至無奇也，蒼頡沮誦造字之人也，其功與造話同，而後人獨視文字爲至珍貴之物，從而崇尚之者，是未知創造文字之指也。今夫一大之爲天也，山水土之爲地也，亦後之人踵事增華從而粉飾之耳，彼其造字之始本無精義，不過有事可指則指之，有形可象則象之，象形指事之俱窮，則亦任意塗抹，強名之曰某字某字，以代結繩之用而已。今好古者不聞其尊繩也，而獨尊文字，吾烏知其果何說也。或曰，會意諧聲非文字精義耶？曰，會意諧聲，便記認而已，何精義之有。中文也，西文也，橫直不同而爲用同。文言也，白話也，繁簡不同而爲用同。祇有遲速，更無精粗，必欲重此而輕彼，吾又烏知其何說也。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，漢以前書曰羣經曰諸子曰傳記，其爲言也必先有所以爲言者存，今雖以白話代之，質幹具存，不損其美。漢後說理記事之書，去其膚淺，刪其繁複，可存者百不一二，此外汗牛充棟，效顰以爲工，學步以爲巧，調朱傅粉以爲妍，使以白話譯之，外美既去，陋質悉呈，好古之士將駭而走耳。”又有云：

“故曰，辭達而已矣。後人不明斯義，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，於是文與言判然爲二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，實爲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。”黃氏云：

“居今之日讀古人書，徒以父兄師長遞相傳授，童而習焉，不知其艱，苟迹其異同之故，其與異國之人進象胥舌人而後通其言辭者，相去能幾何哉。”二者意思相似，都說得

很通達，“手口異國”一語更很得要領。這種態度頗有點近於一元的了，但是這總是極少數，在那時辦白話報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實，而且無論理論如何寫出來的白話文還不能夠造成文藝作品，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種企圖。十二年後即宣統庚戌（一九一〇）在東京的舊《民報》社員編刊一種《教育今語雜識》，於“共和紀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”一月創刊，共出了六冊，內容於社說外分中國文字學，羣經學，諸子學，歷史學，地理學，教育學等七門，用白話講述，目的在於行銷南洋各地。宣傳排滿，如發刊緣起中所說，“期邦人諸友發思古之幽情，勉為炎黃之肖子焉。”撰稿者有章太炎、陶煥卿，錢德潛諸人。那時錢君還不叫作“玄同”，只單名一個“夏”字，取其為“中國人也”的意思。在《今語雜誌》中署名“渾然”，撰過兩篇關於文字學的文章，第一冊裏有一篇《共和紀年說》，主張用周召共和來做中國紀年，也是他所寫的。今抄錄一節，可以見當時的文體與論調：

“還有那外國人打進來，滅了我國，自稱皇帝，像那元朝的樣子，我們中國人倘然還有一口氣沒有絕，總不應該扁扁服服，做他的奴隸牛馬，自稱大元國的百姓，他的國號紀年不但和我們不相干，並且是我們所絕不應該承認他的。但是從宋帝趙 赴海以後，天完帝徐壽輝起義以前，這七十一年中間中國竟沒有皇帝，到這種時候用皇帝來紀年的竟沒有法子想了，就是真講愛國保種的也只好老老面皮用元朝來紀年了。僞們想，中國史上用外國人紀年，道理上怎麼講得過去，況且中國沒有皇帝可紀元的時候還不止宋和天完間的七十一年麼？”那時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，因為目的還是教育以及政治的，其用白話乃是一種手段，引渡讀者由淺入深以進於古學之堂奧者也。

民國六年以至八年文學革命的風潮勃興，漸以奠定新文學的基礎，白話被認為國語了，文學是應當“國語的”了，評論小說詩戲曲都發達起來了，這是很熱鬧的一個時代，但是白話文自身的生長卻還很有限，而且也還沒有獨立的這種品類，雖然在《新青年》等雜誌上所謂隨感錄的小文字已經很多。八年三月我在《每週評論》上登過一篇小文，題曰《祖先崇拜》，其首兩節云：

“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。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，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。中國到了現在，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，實是奇怪。據我想，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，又於事實上有害，應該廢去才是。

第一，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，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。原人思想以為萬物都有靈的，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。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，存留於世上，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。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，否則便要觸怒死鬼，發生災禍。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。現在科學昌明，早知道世上無鬼，這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了。這種風俗，令人廢時光，費錢財，很是有損，而且因為接香煙喫羹飯的迷信，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謬說，買妾蓄婢，敗壞人倫，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。”

無論一個人怎樣愛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，我總不能說上邊的兩節寫得好，牠只是頑強地主張自己的意見，至多能說得理圓，卻沒有甚麼餘情，這與渾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。民國十年五月我寫了一篇五百字的小文，投寄《晨報》，那時還沒有副刊，便登在“第七版”上，題曰《美文》：

“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，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。一批評的，是學術性的。二記述的，是藝術性的，又稱

作美文。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，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。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裏最爲發達，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迭生，蘭姆，歐文，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，近時高爾斯威西，吉欣，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。讀好的論文，如讀散文詩，因爲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。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，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。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裏，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，治新文學的人爲甚麼不去試試呢？我以爲文章的外形與內容的確有點關係，有許多思想，既不能作爲小說，又不適於做詩，便可以用論文式去表他。他的條件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，只是真實簡明便好。我們可以看了外國的模範做去，但是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，不可去模仿他們。《晨報》上的《浪漫談》，以前有幾篇倒有點相近，但是後來（恕我直說）落了窠臼，用上多少自然現象的字面，衰弱的感傷的口氣，不大有生命了。我希望大家捲土重來，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，豈不好麼。”《浪漫談》裏較好的一篇我記得是講北京的街道的，作者是羅志希，此外的卻都記不得了。《晨報》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，是《中國日報》副刊的起首老店，影響於文壇者頗大，因爲每日出版，適宜於發表雜感短文，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，寫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。以後美文的名稱雖然未曾通行，事實上這種文章卻漸漸發達，很有自成一部門的可能。十一年三月胡適之給《申報》做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第十節中講到白話文學的成績，曾這樣說：

“第三，白話散文很進步了。長篇議論文的進步，那是顯而易見的，可以不論。這幾年來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。這一類的小品，用平淡的談話，包藏著深刻的意味，有時很像笨拙，其實卻是滑稽。

這一類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。”

新文學中白話散文的成功比較容易，卻也比較遲，原來都是事實。十九年九月我給《近代散文抄》做序，有一部分是講小品文的起源變遷的：

“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，年紀頂小的老頭兒子。文藝發生次序大概是先韻文，次散文，韻文之中又是先敘事抒情，次說理，散文則是先敘事，次說理，最後才是抒情。借了希臘文學來做例，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，抒情詩，格言詩，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，哲學，——小品文，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，雖然那些哲人 (Sophistai) 似乎有這一點氣味，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，有如中國的諸子，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，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才可以說真是起頭了，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。我鹵莽地說一句，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，他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。未來的事情，因為我到底不是問星處，不能知道，至於過去的史蹟卻還有點可以查考。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，一是集團的，一是個人的。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，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，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。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，繪畫完全個人化了，雕塑也稍有變動，至於建築，音樂，美術工藝如磁器等，卻都保留原始的跡象，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，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。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，硬想打破他的傳統，又不能建立個性，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，呈出醜態，固然不好，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，即可明瞭，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，也不是很對的事。